

经济学说史 研究

李子猷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目 录

论政治经济史研究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	1
社会必要劳动第二种含义的最早探索	9
魁奈《经济表》的讲授与评价	13
斯图亚特经济学说的性质问题	19
斯密的生产劳动理论与我国对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研究	23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与劳动价值论	28
应当如何认识西斯蒙第经济学说的双重性质	34
西斯蒙第对劳动价值论的历史贡献	38
应当客观评价萨伊的“三分法”	42
应当如何评价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45
应当客观评价蒲鲁东的“构成价值”	49
李斯特经济学说的性质与特色	53
有必要重新认识克拉克的“三分法”	57
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对象、任务、方法与历史分期	61
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商品货币关系的猜测	68
马克思的股份资本理论	77
恩格斯是“国家所有、集体经营”的最早阐述者	85
列宁对过渡时期的商品货币关系的探索	89

列宁与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	102
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	110
20 年代至 40 年代苏联对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的研究	116
50 年代苏联对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的研究	127
计划模拟市场理论与兰格模式	135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从无到有	147
论《诗经》的人口思想	166
 后 记	 170

论政治经济学史

研究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

一

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从事政治经济学史研究的任务又是什么？这两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所以要提出来讨论，是因为在以往的某些有关著述中，有将两者混同的现象。

不少著作大体都这样表述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对象，即认为：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对象是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产生、发展、变化的历史。乍一看，似乎无可非议。细心一想，有问题了。这样表述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对象，不就是说，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对象是政治经济学史吗？这不是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吗！细心想来，这样表述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对象，实际是将政治经济学史研究的直接任务和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对象弄混了。因此，需要将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对象和政治经济学史研究的直接任务加以区别。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对象应当是历史上各个阶级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各种观点、思想、学说和理论体系，简言之，是历史上各个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我以为，这样表述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对象，才算真正弄清了作为研究主体的研究者

所面对的研究客体。

政治经济学史以历史上各个阶级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各种观点、思想、学说和理论体系,或者说以历史上各个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为研究对象,也就是说以这些观点、思想、学说和理论体系为研究客体。研究这种客体,目的何在呢?不同的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并非是完全一样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事政治经济学史研究,其直接目的应当是科学地“再现历史”,即科学地揭示各个阶级的各种政治经济学体系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其主要内容包括:揭示这种发展过程的各个发展阶段的条件、状况和特征;揭示各个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同一阶级的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各个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发展的规律性。这种直接目的,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经济学史研究的直接任务。

把“再现历史”作为“直接目的”,当然意味着这还不是最终目的。或者说,研究者不仅仅是为“再现历史”而从事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经济学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或最终任务,应当是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思想材料和历史借鉴,同时也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服务。

综上所述,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对象问题,是政治经济学史研究的客体问题,而政治经济学史研究的任务问题,是政治经济学史研究者的主观目的问题。二者不应混淆。

谈论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对象,还有一个问题应当弄清楚,即政治经济学史、经济学说史、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有没有区别?从现有的有关著述来看,政治经济学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有区别的。一方面,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人类社会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各个阶级几乎都有自己的经济思想;而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却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

发展而逐步产生和发展的。另一方面,广义的经济思想既包括以社会经济关系为基本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又包括以各经济部门、各经济领域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为对象的各种部门经济学,还包括以生产技术效果为对象的技术经济学等等;而政治经济学则只以社会经济关系为基本对象。这两种情况,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史和经济思想史在研究对象上存在着纵横两方面的范围的不同。至于说政治经济学史与经济学说史,从现有的有关著述来看,二者在研究对象问题上只存在纵的方面的区别。现有的经济学说史和政治经济学史著述,都是以历史上各个阶级的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思想、学说和理论体系为研究对象的。不同的是:经济学说史的著述中包含有对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的考察。当然,经济学说史对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经济思想的考察,是从考察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的,或者说是从考察政治经济学某些观点、理论的思想渊源的角度进行的。而政治经济学史研究的历史起点是15至17世纪在欧洲流行的重商主义,从那时起,政治经济学才开始逐步形成一门独立学科。政治经济学这一用语,就是来源于重商主义者的著作。

二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史的主要研究方法,当然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政治经济学史研究在运用这种方法时,具有若干重要特点。这些重要特点,是由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决定的。

一要坚持从史实出发。历史上的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各种观点、思想、学说和理论体系,存在于有关的著述中。因此,政治经济学史研究要从史实出发,就是要从这些著述出发。对历史上的

任何一位经济思想家或其著作,都不能凭借想当然,不能无中生有或视而不见,不能把早的说成是晚的或把晚的说成是早的,更不能歪曲,给有功者寻过而给无功者加冕。只有从史实出发,而不是从研究者的主观意愿出发,才能达到政治经济学史研究应有的目的,完成其应当完成的任务。任何不从史实出发而得出的虚假结论,终究都是经不住历史检验的。政治经济学史研究中有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这就是不去认真阅读历史上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原著,仅仅满足于参考或照搬对这些原著的已有分析。这种做法至少是无益于政治经济学史研究的深入。

二是要坚持历史分析。任何一种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思想、学说和理论体系,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特别是一定经济条件的产物。某种政治经济学体系或理论为什么会产生和发展?又为什么会瓦解和衰落?某个历史时期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多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或经济学流派?它们为什么会对同一经济现象、经济过程作出种种不同的解释?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必须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特别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出发,对各种政治经济学体系或理论作历史的分析和考察。才能对这些问题予以正确的回答。评价各种政治经济学体系或理论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是政治经济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尤其需要坚持历史分析。只有坚持历史分析,用历史的眼光去评判各种政治经济学体系或理论,才能阐明其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三是要坚持阶级分析。政治经济学所面临、所研究的问题涉及到各个阶级最现实、最迫切的利益,因而是一门阶级性很强的科学。这就要求我们在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中必须对各种政治经济学体系或理论进行阶级分析。这样,才能把握住他们的阶级属性。比如:不用阶级观点去分析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就会为各种庸俗经济学流派的激烈斗争所迷惑而忽视它们共同的

资产阶级实质；不懂得小资产阶级的二重性，就无法深刻理解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特征和历史地位。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出现了一种似怪不怪的现象，个别当了多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人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杀回马枪，例如试图用历史上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价值论取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是对经济理论史缺乏阶级分析的典型表现。

四是要坚持具体分析。在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中，要避免片面性和绝对化，就必须坚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拿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来说：我们不能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混为一谈，也不能把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科学因素和庸俗成分混为一谈；就是各种庸俗政治经济学，也不能把它们看做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东西，不能用“一丘之貉”之类的空话代替具体的、细致的分析。事实往往是：即使是很伟大的经济学家，也会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发生错误或偏差，也会在某些问题的理解上受到历史或阶级的局限；即使是很反动的经济学家，也可能会有个别正确的观点或见解，也可能会有点“真正的贡献”。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才能对各种政治经济学体系和理论作出切合实际的评价。

五是要正确运用比较分析。政治经济学史上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体系或理论，虽然其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却都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因此，历史上后出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和理论，一般都和以往的某种政治经济学体系和理论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同时，同一历史时期出现的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和理论，也往往相互渗透。这就要求我们在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中要对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和理论作正确的比较分析，在比较中揭示各种政治经济学体系、理论的联系和差异，在比较中把握政治经济学的逐次发展和变化。为何要强调“正确运用”比较分析？

因为不正确的比较分析会南辕北辙。比如,历史上晚出现的经济理论是不是一定比早出现的相应经济理论好?庸俗经济学家的任何一个观点是不是都比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相应观点坏?当然不是。

三

近十余年来,我国经济学史界对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范围从纵横两个方面逐步提出了新的看法。从纵的方面来说,涉及的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史的下限问题;从横的方面来说,涉及的主要是要不要将历史上有关生产力发展、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的理论见解纳入到政治经济学史研究中的问题。

先谈政治经济学史的下限问题。

我国现行的政治经济学史教科书,大多都把政治经济学史的下限界定在 20 世纪 20 年代,即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以马歇尔等人的经济学说为下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以列宁的经济学说为下限。我国经济学史界这样来界定政治经济学史的下限,大体上是起自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即起自于由鲁友章、李宗正先生主编的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史》。应当说,当时对政治经济学史的下限作这种界定,是比较恰当的。但是,在又过了数十年的今天,政治经济学史的下限显然需要往后推移,需要重新界定。

政治经济学史的下限往后推移,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这需要经济学史界做大量的研究工作。这里主要涉及到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史和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关系。近 20 年来,我国经济学及经济学史界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已取得了可喜成果。我认为,从今后学科的发展来看,当代西方经济

学中的经济学流派部分,应逐步纳入经济学说史和政治经济学史的范围,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则侧重于阐述和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宏观和微观经济理论。第二个问题,是加强对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社会主义经济观点的研究。政治经济学史的下限要往后推移,势必要将这一部分内容纳入到政治经济学史的范围。但是,目前,我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史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第三个问题,是进一步加强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研究在我国热火了一阵子,并取得了不小进展。但是,研究工作还不够深入,研究成果的概括力也还不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将是政治经济学史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近80余年发展的主要内容,政治经济学史的下限要往后移,加强对这一部分内容的研究极为重要。第四个问题,是加强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观点的研究。这部分内容,在政治经济学史的下限后移之后,也是必然要纳入到政治经济学史研究范围中来的。而在这个领域,我国经济学史界的研究也相当薄弱。总之,政治经济学史的下限后移是势在必行,同时又存在许多困难需要经济学史界去努力克服。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终于出现了两三本将政治经济学史的下限写到20世纪80年代的著作,例如由陶大庸先生主编的《经济学说史新编》,这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可喜可贺之余,又感到若干不足,例如结构与行文都尚显粗糙,且这样的著作毕竟太少。但愿我国经济学史界能够尽早地解决好下限后移这个重大问题。

再谈要不要拓宽政治经济学史研究的内容问题。

既然政治经济学史以政治经济学为研究对象,任务是揭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和规律。那么,政治经济学史研究的内容要

不要拓宽,就要看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容是否已经拓宽。就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来说,经济运行、经济增长理论已经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就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越来越多的中外经济学家已经日益重视生产力发展、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等问题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所以,随着政治经济学史下限的后移,政治经济学史研究内容的拓宽也是势在必行。近几十年来,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容拓宽了,比如把经济运行问题纳入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来了,政治经济学史也就需要追述这些新内容的历史源流,比如追述经济运行理论的历史源流。而要完成这一拓宽政治经济学史研究内容的历史重任,也并非轻而易举的事。直到目前,经济学史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仍属空白,迫切需要有人对此作专门的深入研究。

和拓宽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范围有关的一个问题是,有的研究者认为,以往以剩余价值理论的历史发展为主线来写狭义政治经济学史的做法是不妥当的,狭义政治经济学史的主线应当是经济增长理论或经济运行理论的历史发展。我不赞同这种认识。这种认识不符合狭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尤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狭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人们都清楚地知道,国民财富的生产及其如何分解为作为剩余价值具体形式的利润、利息和地租,向来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关注的中心问题;人们更清楚地知道,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狭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既然狭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狭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是剩余价值理论,那么,以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为主线来写狭义政治经济学史的做法,便是无可非议的。

社会必要劳动

第二种含义的最早探索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经阐述过社会必要劳动的“另一种含义”，这种含义，后来被称之为社会必要劳动的“第二种含义”。“第二种含义”的思想源头在哪里？应当说，法国古典经济学家布阿吉尔贝尔是近代谈及社会必要劳动第二种含义的第一人。

布阿吉尔贝尔没有专门研究过劳动价值论。他是在阐述谷贱伤农并危害整个社会经济问题时，以及在寻求拯救社会经济的方案时谈到劳动价值论的。面对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法国的现实，布阿吉尔贝尔正确地看到，由于封建地租和赋税的繁重，特别是由于政府实行限制谷物出口、鼓励谷物进口的柯贝尔主义的重商政策，使国内市场谷物售价不足以偿付其生产费用，导致了农业的日益衰退；农业的衰退又影响到各行各业，使整个社会经济近于崩溃。由此，他力图寻求一套拯救社会经济的方案。他认为，要发展社会经济，必须首先振兴农业，而要振兴农业，则必须使农产品有“公平”的价格，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使农民“竭尽所能地耕种”。这样，布阿吉尔贝尔便触及到价值问题。

什么是“公平”的价格呢？布阿吉区分了市场价格和“真正价值”，断言“真正价值”就是“公平”的价格。他所说的“真正价值”又称“比例价格”。布阿吉尔贝尔主张，各种商品的价格应当保持一定比例，商品交换应当按照“比例价格”进行。如他所说：“各种

货物的价格必须始终保持一定的比例,只有这样的协调才能使各种货物一起生存,它们的生产才能经常彼此相互促进。”“商品按照一定比例的价格交换,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对于它的生存的维持都是同等重要的。”^① 那末,“比例价格”的根据或基础是什么呢?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是劳动。在他看来,人们用以交换的是“自己的劳动成果”,购买到的是“他邻人的货物或者他的劳动成果”^②;他在阐述谷物价格时还说道:土地“给人们的给养和报酬”是“按照劳动的比例提供”^③的。可见,布阿吉尔贝尔所说的“比例价格”或“真正价值”,原来就是交换价值;它的根据或基础是劳动的耗费;这种以耗费劳动作比较根据或基础的“比例价格”或“真正价值”,就是各种商品交换的“公平”的价格。

然而,如何才能保证各种商品的价格,特别是农产品的价格,确实是以耗费劳动为基础的“比例价格”呢?布阿吉尔贝尔认为,为了保证各种商品的价格,特别是农产品的价格,确实是以耗费劳动为基础的“比例价格”,就必须保持各部门之间,特别是农业同其他部门之间生产的“平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各种职业,无论是什么,都是相互为用和相互支持的,这不仅为了供应彼此的需求,甚至还为了保持彼此本身的生存”^④。在他看来,以农业特别是以小麦的生产为基础,法国当时存在 200 余种职业,它们形成一根财富的链条,没有一种行业的失调能够不将其不幸反映到其他一切行业上去。“一环脱节”,“全部组织就会

① 布阿吉尔贝尔:《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100、106 页。

② 布阿吉尔贝尔:《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99、98 页。

③ 布阿吉尔贝尔:《谷物论》,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18 页。

④ 布阿吉尔贝尔:《谷物论》,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18 页。

遭到破坏”^①。布阿吉尔贝尔的阐述表明,他实际上已经认识到,各部门之间生产“平衡”的根源在于各部门之间对有用物品的相互需要,在于社会对各种有用物品特定数量的需要。很清楚,社会对各种使用价值特定数量的需要,要求各部门之间保持生产“平衡”,生产“平衡”条件下的价格才是“比例价格”或“真正价值”。

进一步说,怎样才能使各部门保持生产的“平衡”?生产“平衡”的实质又是什么?关于前者,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是实行自由竞争。他强调“大自然”的作用,多次提出“自然规律”的概念。他指出:整顿经济秩序的权力只属于大自然,因此,“成为必要的只是停止对大自然采取十分粗暴的行动”;否则,“大自然就会对违抗者施加惩罚不稍稽延”^②。在他看来,自由竞争就是“自然规律”,因为“大自然是酷爱自由的”,人们应当“顺着大自然行事”^③。他的结论是:“这样,就只有平衡能够挽救一切;让我们再说一遍,也只有大自然才能够安排平衡;所以,不要妨碍大自然的作用。”^④关于后者,即关于生产“平衡”的实质问题,是布阿吉尔贝尔没有明确进行阐述的一个问题。虽然没有明确进行阐述,但是他实际已经意识到:各部门“生产平衡”的实质,是各部门使用“人力物力”的平衡,是劳动在各部门间分配的正确比例。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各部门生产的平衡是依靠生产者的自由竞争实现的。正是自由竞争,能够通过市场价格的涨落,来调节劳动在各

①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135 页。

② 布阿吉尔贝尔:《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124、110 页。

③ 布阿吉尔贝尔:《谷物论》,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70 页。

④ 布阿吉尔贝尔:《谷物论》,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71 页。

个部门间的分配,使劳动按比例分配于各生产部门,从而使各部门的生产实现平衡。

综上所述,布阿吉尔贝尔的基本见解可以概括为:各种商品交换的“公平”价格,是以耗费劳动为基础的“比例价格”或“真正价值”;“比例价格”或“真正价值”实现的条件,是各部门之间生产的“平衡”;生产平衡的实质,是社会总劳动在各产业部门间分配的平衡;生产平衡的必要性在于社会对各种有用物品特定数量的需要;生产平衡是通过自由竞争得到实现的。

布阿吉尔贝尔的见解表明,他所说的“比例价格”或“真正价值”,主要是指一类商品总量的“比例价格”或“真正价值”。这种“比例价格”或“真正价值”是以同类商品耗费劳动的一致为前提的,至于同一生产部门内部各个个别生产者生产单位商品耗费劳动的不一致的问题,布阿吉尔贝尔完全没有涉及。在他的眼中,单位商品的“真正价值”不过是一类商品总量的“真正价值”的当然平均数。正因为布阿吉尔贝尔所真正注重的是一类商品总量的“真正价值”,才可能使我们得出结论:布阿吉尔贝尔是在第二种含义上触及到决定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的。

对于布阿吉尔贝尔的见解,马克思曾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布阿吉尔贝尔就他这方面来说,虽然不是有意识地,但是事实上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因为他用个人劳动时间在各个特殊产业部门间分配时所依据的正确比例来决定‘真正价值’,并且把自由竞争说成是造成这种正确比例的社会过程。”^① 这里,马克思所说的“他这方面”,指的是劳动价值论。很明显,马克思正是在第二种含义上肯定了布阿吉尔贝尔关于价值量决定问题的见解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3—44页。

魁奈《经济表》的讲授与评价

法国古典经济学家魁奈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其经济学说中最出色的内容。^{*} 魁奈用以表现社会资本再生产实现条件的方式,就是画了一个《经济表》。魁奈的《经济表》有“原表”和“略表”。^①“略表”后来经奥地利经济学家斯蒂芬·鲍威尔作了修正,修正后的“略表”更符合魁奈的本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年至1863年手稿中,曾经用了很大篇幅分析魁奈的《经济表》,成为真正读懂这个《经济表》的第一人。

真正读懂魁奈的经济表,是件困难的事。尽管有鲍威尔修正的《经济表》略表,尽管有马克思对《经济表》略表的详尽分析。然而在教学中如何自如地讲好魁奈的《经济表》,使学生听懂这个经济表,仍然令人感到十分难办。

讲好《经济表》的困难,不在于讲清魁奈在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时的出发点和所设定的几个条件,即:出发点是社会总产品。主要设定条件包括:(1)社会上普遍实行的是大规模的租地农场主经营的农业经济,没有小农经济。(2)社会划分为三个阶级,流通只在这三个阶级之间进行。(3)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采取固定价格,并合算成一个总数。(4)生产者阶级和不生产者阶级进行的是简单再生产,没有资本积累。(5)不考虑对外贸易,研究对象是一个封闭的经济。

讲好《经济表》的困难,也不在于讲清魁奈所假设的流通开始

前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即假设流通开始前:(1)生产者阶级拥有 50 亿利弗尔的农产品,其中 40 亿为粮食,10 亿为工业原料。(2)土地所有者阶级拥有 20 亿利弗尔的货币,这是上一年度生产者阶级交来的地租。(3)不生产者阶级有 20 亿利弗尔的工业品,其中一半是工业生产的消费品,一半是供农业使用的生产资料或农具。

讲好《经济表》的真正困难,在于讲清流通过程和流通结果。困难的根子在哪里?困难的根子,就在于魁奈《经济表》“略表”中表现流通过程的五条线与所有数字,只能表现出总产品的价值形态及其转移,而无法表现与此同时存在的总产品的实物形态及其转移。从而使人无法在“略表”上直观地看到每一步流通过程的结果和整个流通过程完成后的最终结果。

了解了困难所在,也就容易找到解决困难的办法。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我尝试使用我自己根据魁奈的意思设计的一个由许多方格组成的“经济表”,作为讲述魁奈《经济表》“略表”的参照,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我设计的这个“经济表”的主要特点,在于将总产品的货币形态和实物形态同时表现出来,在于将每一步流通过程和它的结果同时表现出来,使人一目了然;五步流通过程结束后,整个流通过程的最终结果也得到了完整的直观表现。此外,这个由许多方格组成的“经济表”还可以做成一个能活动的教具。为了方便阐述,以下我把这个表称做“教学表”。

在“教学表”中:从价值形态看,每个长方格在价值上都表示 10 亿利弗尔。从实物形态看,“币”表示货币、“粮”表示粮食、“料”表示工业原料、“消”表示工业生产的消费品、“具”表示工业生产的农用生产资料。和魁奈《经济表》“略表”相一致,“教学表”的全部流通过程也分为五步。在这五步中,“教学表”依次发生变化,即每一步流通之后,都有 10 个亿的实物和货币调换位置。